

台維斯著  
張君勸譯

雲南各夷族及其語言研究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Tribes of Yunnan

H. R. Davies

張君勸譯

雲南各夷族及其語言研究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

◆(51424)

雲南各夷族及其語言研究一冊

Tribes of Yunnan

每冊實價國幣壹元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譯者 張君 勸

原著者 H. R. Davie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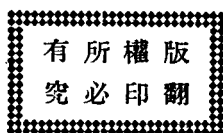
長沙南正路

發行人 王雲五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各埠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

(本書校對者喻飛生)

## 周序

今歲春夏之交，張君勸先生，與其弟公權，縱游滇邊，見其山川之雄奇，種族之殊異，歸而取英人台維斯氏所著雲南一書，摘譯其專論夷族一篇，顏曰雲南夷族及其語言研究。書成，將付剞劂，而屬序於予。予以爲滇省種族，舊志所稱無慮數十百種；然深籀其語系變遷之跡，則今所稱爲異種殊俗者，其始或出於一源；蓋因滇境崇山大川，道路險阻，初民移殖，適應其環境之異，而演變之文化亦漸歧。予前序吾友趙弢甫所著白文考證，曾持此論。今觀台氏書，謂中國語，緬語與藏、緬語三系，在原始時期互有關係，絕無可疑，與予所見略同。曩時游覽滇邊者，每見夷民語言服飾風教之龐雜，喜以異聞相炫，輒以爲山經地志所載之奇俗，皆見於雲南，而幾忘此間夷民，乃多漢族苗裔。台氏獨根據語言，區分民族，於漢人外，分爲蒙古、蔑語系，緬語系，藏緬語系，其所見已較勝一籌；然以予觀之，亦尙未可據爲定論。蓋自莊蹻入滇，族姓分布，其見於史記者，迤東之滇黔間，有滇國、夜郎、勞深、靡莫；迤南通海臨、安間，有叆町，迤西鶴慶、大理間，有昆明。此諸族者，爲戰國迄漢初數百年間，漢族經營南中，混合諸夷，而成爲各部分立之諸小國。故晉人常璩云，自夜郎、滇國以西，分侯支黨，傳國數十，大抵皆莊蹻苗裔。迨晉以後，兩蠻崛起，而西南則有爨族，西北間有羌族，此其種族之犖犖大者；然蠻族出於楚，爲班氏之後。（見蠻龍顏碑云：「蠻系出芋，別氏爲班。漢末采邑於蠻，因氏

族焉。」又西鑾自言本安邑人（見唐書）。僂族先世本華人，有罪貶遠方。（見夷裔考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十五引，其說本於禮記王制，屏之遠方，西方曰僂。）逸周書王會解所稱之百濮，（杜預左傳釋例云：「建寧郡南有濮夷，濮夷無君長總統，各以邑落，故稱百濮。」）元史所稱之蒲人，（清職貢圖云：「蒲人即蒲蠻，相傳百濮之苗裔。」）亦爲僂種。濮、蒲、僂，皆一音之轉也。而章太炎謂漢族出自西羌，禹之先高陽氏，起於若水，若水即今鴉躡江（見磨些文字序）。以此言之，則滇中夷民，溯其本原，皆漢族之支與流裔，特因遷徙流轉，屏居荒裔，文化久湮，遂睢盱如微外耳。淺學之流，妄爲歧視，外人不察，又往往以一部落之稱號，而爲諸族之共名。使環伺吾旁者，得乘間抵隙，冀以離析吾民族分裂吾版圖，如近時暹羅，改稱泰國，並依附暹族，妄謂欲收復故土，建立暹族國家。恐歐洲民族之爭，將重演於東亞。距今十五年前，暹羅親王達嗎蠻拉查奴帕，講演於朱拉蠻干大學，謂其族發源於中國西南部，曾在雲南立南詔國，後爲忽必烈汗所迫而南遷！（見暹羅古代史）。其荒誕無稽，真不值一噓也。達嗎蠻拉查奴帕所言，亦自認爲無歷史根據，今試取其書中敘述明代暹羅事蹟，與明史，禮部志稿，罪惟錄諸書所載校之，大都鑿柄。其書本不足道。然慮世俗或爲所蒙，略舉史事以明其妄。按明系爲鑾以外之族，而暹系中又有擺夷，擺音近，遂至相殺，然在明以前，史籍之僂，絕非擺夷。漢書司馬相如傳，唐蒙使通夜郎西中，漢犍爲郡有道縣，許慎說文曰犍爲之蠻夷，皆今滇蜀毗連諸地，即樊綽所稱白蠻，（樊綽雲南志云：「言語音白蠻最

正，蒙古詔次之；但名物或與漢人不同，及四聲訛。」（亦即樂史所稱松外諸蠻，（樂史太平寰宇記云：松外諸蠻自云其先本漢人，有城郭村邑，弓矢矛鋌，言語雖小舛訛，大略與中夏同。）散居雲南西部。唐開元間，始合諸部落爲南詔。南詔國與後之大理國，皆卽此民族，斷非獠人；且元世祖征雲南，得五城八府四郡三十七部之地，設爲行省，而諸族仍多居故土。元史兵志云：「雲南行省所管軍民屯田十一處，其駢列南畝，躬耕之饔飧軍，衆凡三千餘戶。」蠻司志云：「土司著姓，自蒙段七姓外，雜以屯墾之官吏，皆招撫番夷，以爲莊戶，長食其土。」又明史土司傳云：「元初置鄯闡萬戶府，旣改置中慶路，封子和克爲雲南王，仍錄段氏子孫守其土。」以此知元兵入滇後，卽利用饔飧軍爲屯墾，而昔時建立南詔之蒙段子孫，始終未移他境；至暹與羅斛合爲一國，始於元至正間，其先皆居八百媳婦邊外地，與饔飧暹不相涉，又安得冒稱爲南詔之後人？元代至元間，以也先不花爲雲南平章政事，經營八百媳婦，遂立登雲等路府州縣六十餘。泰定三年，八百媳婦蠻請官守，置木安孟傑二府於其地。八百媳婦區域，當緬越暹羅間，而孟傑路則屬暹羅之景邁以北地，則當日設官置守，亦皆就其地而撫之。所謂被迫南遷，均非事實。然此不過明其系別，以斥其立言之謬，而杜狡謀耳。若就原始種族而言，則暹本赤眉遺種（「見淵鑑類函引王圻續文獻通考：按赤眉遺種之說，無從考證，或係赤土之訛。據清朝通考，暹羅在隋唐時爲赤土國。）與華夏民族，亦非無關。今其國中華宗貴族，巨賈高僧，猶多漢族子孫。（據暹羅歷史所稱：「距今一千八百餘年前（當西元一

世紀間），有蒙古蔑人種，由中國南部移住渭南河流域，當時呼其地爲細馬。後又轉爲細姆。終變爲現在之暹羅（按細馬細姆皆暹之轉音）。此外又有一羣人種，當紀元前三四紀間，自中國湖南經雲南而入暹羅，與緬甸北部，佔據其地，名稱爲羅。（按卽羅斛之促音）據此則漢族移入暹羅，約在西曆紀元前後四五百年間，卽莊躋入滇，以迄揮國雍由調入貢之時，實吾族緜殖南徙耳。與所謂元兵逼而南下者大異也。（清乾隆三十二年（西一七六七年），緬甸侵暹，國土全失，逾十年（一七七八年），而華僑鄭昭擊退緬軍，恢復國土，尤大有造於暹羅。爲暹羅者，誠知其建國與復國之由，則當思葛藟猶能庇其本根之義，急難相恤，以共翼舊族之緜榮，斯立國之常經，亦免墮倭奴之奸計也。予因感於近事，而推論之如此，所言未必盡與台氏相合；然與史籍皆信而有徵。君勸先生選於史地之學，又兢兢垂念於民族之興衰，而信中華民族之必能歸然獨立於東亞，於予言或有所取矣。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劍川周鍾嶽序於渝州

## 胡序

紀元十三年之春，吾環遊歸過印度，自德里 (Delhi) 古都傍須彌南麓東行，至西里古律 (Siliguri)，經古爾賓 (Kursong) 苟模 (Ghum) 登獨脊嶺，卽近人所謂大吉嶺 (Darjeeling) 者。吾於其地見西藏人、哲孟雄人 (Lepcha)、尼泊爾人 (Nepali)、不丹人 (Bhotia)、體格容貌，皆吾華種相，衣飾服用，亦強半華風；蓋循須彌山南麓西至迦濕彌羅 (Kashmir) 東部，居民種相文物都類此。沿途所見阿薩母 (Assams) 與曼尼布爾 (Manipur) 之士著，亦大都相類。吾人故習知西藏爲我版圖，西藏人爲我同種；詎知所謂尼泊爾、哲孟雄、不丹各族人、乃至阿薩母人、曼尼布爾人爲世俗所稱之印度人者，其與吾國南服同胞骨相面貌以及動作神情之酷肖，乃遠在西藏人之上。再遊緬甸循伊拉瓦底江，弔蠻德勒 (Mandalay) 故墟，謁古寺，訪塔林。其人民貌相與吾相近；其生活狀況與吾相近；其建築，其彫刻無一不與吾相近。吾最後遊安南，其人骨相，更類吾兩廣，銳摯之目光，稜起之體骨，遒勁之體格，蓋無弗相類。法蘭西政權下禁絕國書，而窮鄉僻壤中國書之春聯，時見於柴門竹戶之間，蓋猶吾邦古俗也。吾當時深感吾族與印度支那半島及印度東北陸各民族，不但文化有極深切之歷史關係，而血緣族系亦必爲最近之支派。吾於茲遊所得良多，雖然有三遺憾焉。遊蠻德勒時，擬買舟溯伊拉瓦底，經八莫入我雲南省，以考我雲南各族部與緬甸、阿薩母、曼尼布爾各族部間之異同離合遷徙諸關

係，以騰衝擺夷方不靖，不果行。旅新嘉坡時，擬買輪至曼谷以考暹與邏斛兩族間混合之跡，及其人民十分之四爲吾僑胞者，其種相，其生活，其思想異同如何？以歐輪無便，歸期已迫，不果行。在安南時僅遊南圻各村鎮，欲遵陸經北圻所轄返吾兩粵，以窺中古史所設百越之邊際，求其演化離合之跡，又以南北圻間鐵道未通，不果行。此三遺憾，迴縈腦海，耿耿不能須臾忘，逾十有五年。吾友寶山張君勸先生，方致力民族文化之業，先從事於國內外間族部之考察，以資研究。乃發昆明，經唐、宋間之南詔大理故地，出緬邊，下伊拉瓦底，遍遊上下緬，渡海至曼谷，再渡海經柴棍，循南北圻通道訪北圻，渡河內，重返吾國境。凡吾昔日欲假不能假之道，欲履不能履之地，君勸先生皆馳騁而遨遊焉。所在問其民俗，訪吾僑胞，過從其朝野紳荐，並廣蒐遺書於各市肆，閱之譯之，以與其所見所聞所研求者類考比證。吾昔遊之三大遺憾，君勸先生蓋一一爲余彌補焉。所譯英人台維斯大佐所著之雲南——印度與揚子江之聯鎖一書中關於雲南各部族者爲一冊，題曰：雲南各夷族及其語言研究。以初稿見示，屬爲之序。余以三小時之力畢閱之，以茲編視其遊程中所得，不過崑山片玉，桂林一枝耳。而其有裨於國人研求民族史民俗學（Ethnography）正甚多，舉其著者：國人之具漢族偏見者，往往自視爲神明之胄，而鄙西南苗、徭、僚、侗爲異類。不知秦嶺、淮河以南，古皆稱蠻，東爲百越，西則百濮，巴蜀與百濮爲最近，而吳之居民本屬越，楚又西兼濮，南併越以蔚成大支者，此數族既歷周、秦、漢、晉陶鎔爲華夏之一部，而欲否認其溪峒陬落間之子遺爲同族，事理皆

不可能。自東漢時蜀人誤稱獠爲獠，而范蔚宗之後漢書因之。獠本義訓獵，見史記司馬相如傳。獠人初寫作獠，見水經注卷三十七。五代時湘人誤稱山越爲獠，而脫脫之宋史因之以犬旁。名西南族部，浸爲風氣，於是而兩粵名獠爲獠，峒爲獠，更至於以客家爲獠，以外江老爲外江獠，充其量非至舉吾全族凡不操珠江下游語言者，皆將被擯爲夷狄禽獸不止。其爲放誕悠謬，不辯自明。然此種偏見中於局部之人心者甚久，而讀歷史，究語系，考種相，以探求吾族與西南族部之真切關係者又甚少。於是吾既鄙彼等爲異族而歧視之，彼亦自以爲異族而不敢比於齊民。其獷悍者：如明代廣西之獠，焚村劫田，全省騷然；清代四川之羅羅，夷村拓界，擄人爲奴，爲害之烈，至今未已。則皆由誤認吾民族各支派間之文化血統關係，而挾褊狹之見以歧視同胞所生之惡果也。作者對於雲南各族部與漢人就骨相語言，爲種種之分析比較，於其分合同異中，證明西南之名爲漢人者，文化上，血統上，大部與其他族部有關；而其他族部之語言血系與漢人混合融化之部分亦甚多，庶讀者可恍然於西南各族部，不但在國境內者，皆吾同胞；即在國境外者，亦吾之族屬支派，足以消狹隘之偏見，增民族之團結，其裨益之大爲何如耶。關於語言之可舉者：一、西人習稱吾族爲蒙古種，而蒙古種其他各族著者如蒙古人，土爾其人，索米人（*Shumi* 卽芬蘭人），馬札兒人（*Magyar*），其語言率爲粘附語（*Agglutinative*）。粘附語者，爲與反應語（*Responsive*）異式之多音系語言，而中國語言獨爲嚴格單音系，故常驚嘆其音式之獨特，莫能究其所自始。馬克斯·繆勒（*Max Müller*）創究東方文字，於印度諸部族

之語言分類至數十，其單音系者乃較多音系爲多，而是諸族語言與中國語具何關係，即繆勒氏亦未能言也。作者羅舉印度東北諸部族，印度支那半島諸部族以及吾雲南省內諸部族之語言，以與中國語言比音較聲，究其異同；而印度古居民之語言，乃與吾族以西南各部族爲之連鎖，使吾人對於亞洲大陸東南大部分之民族由語音（Phonetics）以究得語系學（Philology）上之原委支庶。二、中國四聲原始，論者各異。齊、梁間沈休文創製四聲譜，首釋其例。然「天子聖哲」一語，僅傳爲有胡君臣間軼事，而知四聲之別者仍少，南朝如是，北方當可知矣！北方各地，語音有入聲者甚少，論者甚至責休文以江左一隅之音範圍中原舌喉爲不當。近人究古音者，又以廣東音爲根據，謂喉門阻之入聲中原古未必有，而附收聲之入聲，則爲中原古音。然依朝鮮讀音證之：「金」作 Kim，則平聲有收聲，「馬」作 Mal，則上聲有入聲，「塞」作 Saek，則去聲亦有收聲。吾人固不能以收聲決定入聲之有無，而四聲起源何地之問題，迄不能決，作者標舉西南各語，皆有四聲之制，則可以證知其起自南方，逐漸而北；蓋單音字型成之後，以四聲之別爲分增語音之徑途，此爲大陸東南部語言上一大公案，並非導源於江左，更非休文個人之臆造也。三、六書中形聲字最多，然往往兩字所由得聲之字相同，而所得之聲不同；如「適」「勸」與「厲」「勵」皆由「萬」得聲，而或爲明母或爲來母；「俚」「理」與「埋」「霾」皆由「里」得聲，或爲明母，或爲來母；「鑑」之與「覽」同由「監」得聲，或爲見母或爲來母；「諫」之與「闌」同自「東」得聲，或爲見母或爲來母。凡此等字，前人率以疊

韻相通解之，近人又重申其義，謂來母之字幾與其他各母皆可以疊韻相通；然皆只能舉其例而不能窮其理。時人引據歐洲文例，以複子音去一存一爲異母同聲之所由起。明母來母字之由於一聲者，其聲之初讀必爲明來（明）雙子音，其見母來母字之由於一聲者，其聲之初讀必爲見來（見）雙子音；然此例於中國無證，故不足以早成定論。吾常謂「關」之得聲不自「非」而自「弟」，與聯爲同一聲母，其初讀亦爲見來雙子音。以現行之字證之：厘卡之「卡」與稅關之「關」，其字義全同。「卡」爲滿蒙卡倫之約音，而「卡倫」又與中國關字同其語源者，然吾終以此爲孤證。作者歷舉西南各族語音複子音演化之實例，此不但可以證各族語言中同源之字甚多，而與中國異母同聲諸字爲複子音之去一存一增極多之力證。使中國語言學上一大懸案由此解決，此皆作者譯者對於吾民族學語言學上極大之貢獻也。然吾尚有欲爲讀此書之人進一解者：就西南部族作觀點，以研究中國種族者，必能發現吾族與安南、緬甸、暹羅、印度東北部人，乃至吉蔑人（Khmer），有不可分析之混合；就西北部族作觀點以研究中國種族者，亦必能發見吾族在血統上與蒙古，突厥，回紇及西藏人有不可分析之混合；就東北部族作觀點以研究中國種族者，必能發見吾族在血統上與契丹，女真，高句麗具不可分析之混合。齊言之：吾山東及遼寧一帶之同胞多與所謂京胡，東夷者同其種相；吾晉北，冀北之同胞多與今之所謂蒙古人（指下層民衆言，上層種相和異）同其種相；吾甘肅之同胞（非回教徒）多與畏吾兒同其種相；吾陝西至川邊一帶之同胞多與西藏同其種相；吾兩廣、雲、貴、四川之同胞，則多與安

南、緬甸、暹羅、印度東北部同其種相。而以河南爲中心之中原人以及各省城市之因流寓通婚而占籍之人，則身體有長有短，皮色有濃有淡，鼻骨有高有低，髑骨有大有小，毛髮有密有疏，頭骨有長有圓，五光十色，蓋備具前述各族之種相。偉大哉！中國之民族也！唯其在血統上爲亞洲各族混合之結晶，故在文化上能爲亞洲各族同化之中心。自語言而論，與西北各族同語根者，亦不在南服之下，如飯之與 *bad*，木之與 *maudan*，黑之與 *khara*，天之與 *tangri*，土（地）之與 *tara*，土（塵）之與吐護真，鐵之與帖木兒，善之與三音福，及富之與巴顏，免之與吐拉，馬之與 *mulu*，牛之與 *ok*，不可殫述，此諸語詞不但與蒙古各族乃至與突厥各族同其語根，特以彼此文字異形，在中國多略去收聲或第二音，在他族往往延長收聲爲第二音，乃至接連語尾爲第二音或第三音，因之相去日遠；且中原各省言中謂空（或孔）曰窟窿，謂圈曰曲聯，謂捲曰拍聯，謂完（或渾）曰圪圖，謂滾曰穀輪，謂框曰客廊，謂殼曰客樓，謂角曰格老，謂塊曰圪拉，其音式殆與烏拉阿爾泰音系（Ural-Altai）甚相彷彿。富麗者！中國之語文！蓋混合亞洲各族多數之語根，範以中華語言之形式，用能包孕宏富，形聲優美，應用靈活，蔚成宇宙之奇觀而爲東亞同文之楷模也。所惜者晚近學者不考史實，誤信譌言，謬謂漢族西來征服各族，印度支那半島各人民其祖先皆蕃華中國南部受漢族壓迫而南徙，殊不知我南服同胞祖先之生存滋息於印度大陸，遠在阿利安人東來之前。梵語（Sanskrit）之阿修羅（Asura），實指鼻樑較低，皮色較黃，身體較短之原有土人而言。此原有土人亦即本書所稱印度境內之法人

(T'har 卽濮人，今又譯秦人)或其較近之支庶也。此支之居印度，其遠乃不知所極，若謂彼等乃受漢族壓迫外徙，寧非夢囈；況驃人（卽今之緬人）東遷拓東卽今之昆明，見之正史，而吉蔑人繁孳範圍，東起安南南圻，跨海連島，直達南斐洲東岸，此亦豈能謂受漢族壓迫而然；且本書考證雲南「民家」謂其血統屬諸吉蔑者爲多，此吉蔑如非由南北徙，何以至此。新舊唐書真臘一名吉蔑，實則吉蔑之範圍甚廣，真臘特其一部耳。真臘風土記載其語言以五進位，謂一曰梅，二曰鄙，三曰卑，四曰般，五曰孛蘭。今其語仍如是：一讀若 *mug*，二讀若 *pi*，三讀爲 *bei*，四讀爲 *buan*，五讀爲 *bran*，至六則讀爲 *bran mug*，七則讀爲 *bran pi*，蓋卽五一，五二，如吾人以十進位者之言十一，十二也。貴州青苗語謂三曰巴，謂四曰褒，謂五曰卑（見曹涇 沅貴州苗民輒記）。湘西苗人謂三曰補，謂四曰彼，謂五曰罷（嚴如煜之苗防備覽）。在廣西省，三、苗人板徭 拘徭皆讀曰卑；四、拘徭讀曰比，五、拘徭讀作丫丫儿，板徭讀作不利（見劉錫蕃之韻表紀蠻）。吉蔑人之三、四、五、各字讀音與苗徭語如此相似，豈能出自偶然？況安南語讀三曰巴，讀五曰南，介居苗徭與吉蔑之間以爲之連鎖，更足證明此諸數字同其語根。若以爲古蔑由中國南徙，何至俾徭一至五各數字而遺棄其六七以後各字耶？統遐邇以參觀，並古今以推求，則吾南服各族部在血統上文化上爲構成中華民族之大宗，其支庶遠孕旁滋之遍於印度支那半島及印度東陸；蓋在有史以前，雖其間不無貿遷移殖之跡，要皆由於本身發展自然向外膨脹之原則，文獻足徵，非可以詭辯誣也。吾深感於近來考求中國民族者之言龐

語雜；乖戾失實，讀此篇而有感。信筆抒臆，以質君勳先生，不覺詞之費也。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通許胡石青讀竟序

## 譯者序

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一日公權弟將赴昆明，並視察滇緬公路。自上海廣州淪陷後，與海上交通之路線惟滇緬公路，其應善建造善保持而有以盡其用，復何待論哉。余之決與權弟偕行，初不僅爲公路建設與其運輸情形；蓋南詔之野史，忽必烈之入大理，沐英之平滇，與夫邊地各夷族之情況，無一不繫人心目；況又有怒山貢山之高峻，潞江龍川之深塹，此山川之險阻，使古往今來之人，除忽必烈與沐英之外，遊於此峻嶺灘河之間者，能有幾人。吾輩生於二十世紀，賴有人焉鑿山通道，駕汽車以行，行程昔以年月計者，今不過四五日而可以遽達。此非人生之樂事而不可錯過者乎。

此行令予嘆賞不止者，爲大理山水，上有點蒼山，積雪經夏不消，下有湖名洱海，長百二十里，寬七八里。元代人詠詩有「水光萬頃開天鏡，山色四時環翠屏」之句。楊應菴亦有文記之曰：「山則蒼龍疊翠；海則半月拖藍。」誠哉其爲寫景之妙文也。以近代眼光言之：點蒼山高於海拔一萬四千尺，上有如玉堆之白雪，而洱海之水，可資游泳；雖在夏日，大理溫度不過七八十，於是少女峯踏雪之遊與日內瓦湖夏日之湖水浴，同時兼之於一地。嗚呼大理，真東方之瑞士也。

大理之西，越兩大山脈，乃達滇邊。其一曰怒山，其二曰高黎貢山。此兩山皆爲馬拉耶山

與西藏高原爲背景，惟有「地近崑崙」四字足以形容其高度。行經此山者，誰不覺中原之華山、衡山真成丘垤矣乎。滇西大曰瀾滄江曰潞江，兩江均有鐵索橋，亦爲我人平生所僅見之工程。橋以木爲之，兩岸以鐵練維繫之，殆以跨河爲橋，不足當山水泛濫，故非懸之空際不可；而兩岸先樹鐵柱，則橋賴以維繫於兩邊陡岸之間。昔人詠詩者有句云：「千尋鐵索貫長橋，積翠中天萬壑遙；人同半空瞻突兀，路從平地入嵒峽。」凡此奇山異水，罕有中原人士之蹤跡。吾輩因對外抗戰而來遊，益令人感念祖宗拓地之廣，建樹之多，今日豈惟不能保所有，反從而失之，吾儕之恥辱爲何如哉。

抵大理之日，汪奠塵先生來，遇於聖麗公園，翌日導遊其所主持之中央政治學校大理分校，所招學生爲苗人、徭人、擺夷、民家之子弟，余令諸生各以其本族語言答覆所指之事物，或一二三之數字。漢、唐以來，吾祖宗所吸收之各部落，迄今教育之工猶未深入，誠行政之缺點而急應補救者也。午後奠塵先生又導遊大理之月街。月街者，廣西名曰墟，四川及他省名曰集，即周易所謂日中爲市之所；然大理之月街，不始於今日，而始於唐代，非一鄉一縣之市，而爲中國西部之市。其攜貨來者有藏人，緬人，安南人，其屬於雲南之部落有羅羅，民家，古宗，栗粟等等。吾人試一思之，同一市場之上，有如此若干種異言異服之人，攜其貨物而交易以退者，全國之中非大理一城而已乎。

自保山以西，所謂異言異服之人則更多矣。其在滇北有藏人，西番與四川羅羅等，其在中